

文苑笔谈

文学家眼中的石鼓和石鼓文

王昊军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一天,有人在凤翔府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发现了不知何年何月被散弃在野外的十面硕大的花岗岩大石,其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窄下大,高约三尺,中间微凸。因为这些花岗岩大石是鼓的形状,所以,被人们称为“石鼓”。当其中的一块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之后,居然显露出了大量的刻写在上面的神秘文字,无人能识。石鼓上刻写的这些文字被人们称为“石鼓文”。

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大文学家韩愈见到了石鼓和石鼓文,他感到这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并且为此写了长诗《石鼓歌》:“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的这首《石鼓歌》将石鼓的起源和价值展开,希望朝廷对石鼓这样的文物予以重视和保护。韩愈曾写奏章建议,把这些石鼓运送到大学,以供当时在太学中求学的人辨识、切磋,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

其实,在韩愈之前,唐朝诗人韦应物见到石鼓之后,就挥笔写了《石鼓歌》一诗:“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滋。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描写了他见到石鼓和石鼓文之后的思索和推测。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12月14日,苏东坡到凤翔任职,拜谒当地的孔庙,见到了石鼓,也写了一首《石鼓歌》:“……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难如钳在口。”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一诗:“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苍不知处……”元朝的王冕,明朝的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朝的沈德潜等人也纷纷为石鼓写诗,表达了各自对石鼓和石鼓文的重视和心得。不过,若是论为石鼓写诗的诗人,还是首推韩愈的《石鼓歌》,这首诗被誉为石鼓诗中不朽之作。

清朝的乾隆皇帝对于石鼓非常珍爱。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为了保护原来的这十面石鼓而仿制了十面石鼓,并在上面刻摹刻了石鼓文,方便人拓印。同时,立有乾隆皇帝御笔《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刻鼓重刻序》碑和清朝书法家张照草书韩愈的《石鼓歌》碑,这就是今存于北京孔庙的乾隆石鼓。而且,乾隆皇帝也写了一首《石鼓歌》:“石鼓之文数符千,千秋法物世已少……四马六轡纷仿佛,云中如辨飞龙爪。”在乾隆皇帝一生写的诗中,这首诗算得上上乘之作。

“石刻之祖”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初次发现时就已缺损,也没有具体的年月。唐朝的张怀瓘和韩愈都认为石鼓文是周宣王时期大规模狩猎时的刻石文字,韦应物认为应该是周文王之石鼓,到周宣王时才在上面刻了文字。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的《石鼓跋尾》中也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文字。南宋时期的郑樵在他的《通志略》中则认为石鼓文是先秦之物,石鼓文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南宋时期的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时所作,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的《石鼓文疏记》都认为石鼓是秦文公时的文物,与韦应物和韩愈的说法出入不大。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周宣王时代更近。所不同的是,欧阳修认为石鼓文出于周宣王时期史籀手笔,而郭沫若认为,石鼓文是秦国大臣的手笔。关于“史籀”,有人说是人名,史籀是周宣王时期的史官,也有人说史籀不是人名,而是史书。众说纷纭,说法不一,石鼓的刻凿年代也一直都没有定论。

北宋欧阳修见到石鼓的时候,石鼓文尚存485个字。金代的赵亮卿在《东坡石鼓歌注》中说:“石鼓十,其一无文,其九有文,可见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识者二百七十二字。”元朝时的石鼓文拓本存356个字,清朝乾隆年间的石鼓文拓本存310个字。石鼓文大度奔放、气质雄浑,笔力强劲、独具风神。随着时间的推移,石鼓文的剥蚀越来越严重,后来人所见愈少。因此,早期的石鼓文拓本亦足珍贵。经过历代学者的考察和辨认,一般都倾向于认为石鼓文是用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也就是史籀所写的诗,每一面石鼓上写的是一首四言诗,十面石鼓上的十首四言诗为一组。

就像野地的“夜郎天书”一样,石鼓文的很多文字依然成谜。大多数人认为石鼓文是歌咏先秦贵族阶层的畋猎生活,因此,石鼓文又被称为“猎碣”。韩愈在他的《石鼓歌》一诗中认为是周宣王在庆贺之日于大石上刻写文字以告千秋万世的文字。郭沫若则认为石鼓文的内容与西时有关,所谓“西时”,指的是古代祭祀天地的固定处所,所以,石鼓相当于后来神祠佛阁的碑碣。《史记·封禅书》中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作西时,祠白帝”的记载,当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之后,凯旋而归,作西时而纪功。由于石鼓文刻石太多,残缺不全,词义深奥,不容易读懂,以至于后人对于石鼓文内容的阐释颇多抵牾之处,因此,对于石鼓文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诠释。

汉代辛氏撰写的《三秦记》一书中记载:“陈仓有石鼓,山将有三,此山则鸣,土人常以为候。”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想象中的石鼓是可以发出声音的。于是,石鼓被置于祠前,象征着一种永久的祭祀。明朝陈耀文撰写的《天中记》一书中记载:“逢山有祠,石人石鼓,齐地将乱,石人石鼓,响数十里。”可以想见,逢山祠前的石人石鼓是作为一种祭祀的器具置于祠前的。石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馆。后人面对石鼓文,无知并不可怕,不知敬畏才是可怕的。

剧评

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张勇

在影视作品中如何塑造典型人物而不尴尬?豆瓣评分9.6的电视连续剧《山花烂漫时》给出了答案。

在光影交织的艺术世界里,《山花烂漫时》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奉献、坚持与大爱的敬仰之情,彰显了信仰的宏大感召力。这部以张桂梅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身走进了张桂梅那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同时领略了女性的觉醒与伟大,艺术的美与真,彰显光影中的永恒。

1. 从反映当代西藏人民的奋斗追求和生活风貌的都市生活剧《日光之城》(豆瓣评分8.8),追溯之前热映的《山海情》(豆瓣评分9.2)、《觉醒年代》(豆瓣评分9.3),无不让人热血沸腾,从心底陡然升腾出一种投身改革开放时代洪流中的民族自豪感,鼓舞昂扬的奋斗精神,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是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凸显时代精神之精彩一瞬,足以窥一斑知全豹。

这种由观众从自发到自觉主动推荐的影视剧,随着热度飙升所带来的长尾效应,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主旋律这个时代主题上,形成了影视剧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高潮,折射出伟大的时代精神,不断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奋发图强的时代最强音,响彻云霄、撼人心魄,回荡在每个奋力前行、勇于奉献的普通人身上。

群像叙事,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主要艺术特色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大量的英雄群体和典型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良知的成就,影视剧就是对这群人物最好的记录和见证。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讲述的就是以张桂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志同道合追梦者的成长故事。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当下最好的英雄片一定是群像剧,《山花烂漫时》的编剧并未将张桂梅老师塑造为单一主角,而是巧妙地教育局局长周善群、副县长马永强、省委副书记,以及谷雨、柳细雪、陈四海等众多角色融入其中,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的人物群像图,展现了对光影艺术的深远探索。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见证了丁笑笑等教师放弃优越条件,毅然坚守在教学一线的崇高精神。同时,陈四海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个体,在财务、教学、后勤和行政等多方面展现出卓越能力,几乎一人承担多项职责,其无私奉献为张桂梅老师能够安心外出筹款提供了坚实后盾,共同推动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发展。正是他们的相互成就,才让华坪女高办得风生水起,备受社会的褒奖。

书评

我必须画画,我身不由己

晴风

《月亮与六便士》是一个中年人逐梦的故事。这部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以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原本生活美满幸福的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在40多岁时,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全然不顾世俗眼光,抛家弃子,出走异国他乡画画,一生穷困潦倒,最终客死他乡的故事。死后,他的画名声大噪,他也终成伟大画家。

放在普通人身上,这就是梦碎的故事,但天才之所以是天才,的确具备与生俱来的气质。即使他的肉身囿于普通人的躯壳下,他的灵魂早已显露出他的不凡。这让我想起木心曾说过的一句话:“大师早就知道自己将成为大师,只是有的说,有的憋住不说。斯特里克兰就是前者。”人到中年,才会出斯特里克兰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未与妻儿告别,草草结束自己的工作,仅带着几件随身物品和一点微薄的钱财就远赴巴黎。人这一生,到底怎么过才是正确的?才是无遗憾、有意义的?一个中年人离经叛道,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选择一条他认为快乐有意义的道路,是重生还是毁灭?

斯特里克兰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成为名垂青史的大师,但是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剧照



电视剧《日光之城》剧照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剧照

《山花烂漫时》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喜剧手法的运用。尽管观众在观剧前可能对张桂梅的故事抱有先入为主的严肃苦难印象,但该剧却以独特的轻喜剧方式呈现,使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感受到温暖与幽默,同时深刻传递了信仰的力量,引发深思与动容,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主旋律。剧中人物生动、活泼、

可爱,主创没有逃避苦难和沉重,但是又能在一些情节上面用轻喜剧的手法,处理得恰到好处,而且这种喜剧氛围不是来自刻意的搞笑,而是一种由人物身上自然生长散发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可以深入剧中,和主要角色一起去共情共燃,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并承认苦难但又能燃起走出苦难的希望和勇气的故事。

2. 剧本中矛盾冲突自然、真实。开篇先讲张桂梅为什么非要办免费女高,然后讲办学经费从何而来;钱到了,老师从何而来;老师来了,如何解决学生来读书;学生来上学了,但基础那么差,教学怎样开展;跟隔壁学校共用公共设施,也遇到很多困难;教学开始走上正轨,第一笔钱又花得差不多了,于是她再次为钱四处奔波;钱的问题刚解决,孩子们的读书又遇到了瓶颈,突破瓶颈考上大学送走一届又迎来一届,新的学生有新的问题……这种自然而然出现的冲突真实到让观众置身其中。只要我们当过老师就知道学校中的那些事,千头万绪时常常搞得你焦头烂额,细想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是真烦啊,而且剧中孩子跟隔壁学校男生谈恋爱,让人头疼,新入学的孩子差点被网上的骗子拐走;第一届的学生愁的是提分,后来的孩子除了提分,还要面对“能不能学艺术”这样的矛盾。看到这些情节,我们会明白编剧一定下了苦功夫,做了深入生活扎实的典型案例调研,从而使情节和人物起到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而没有像别的电影电视剧那样被工具化。比如,那从天而降的车祸,脸谱化的角色,这些工具化的情节被创作者用完就弃,情节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根本不用去想前因后果;人物不是被编剧爱着的,所以行事不用符合人物逻辑,只需要看它是否能衬托

主角光环。

《山花烂漫时》在叙事上并未刻意制造矛盾冲突,而是凭借自然流畅的情节发展吸引观众。同时,该剧并未将配角作为主角的陪衬,而是赋予每个角色以独特的闪光点,展现了真实而深刻的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编剧对角色塑造的深刻理解和匠心独运。

此外,《山花烂漫时》并没有神化张桂梅,把她写成一个充满牺牲感无懈可击的完人,也没有为了突出张桂梅老师的光辉形象,强行削弱或者是矮化其他配角。就像编剧弱的那样,张老师在生活上的具体办法的真正用心搞教育的人。她能屈能伸手段灵活,为了给学校多筹一点钱,企业老板承诺5万元的捐款到账3万元,张桂梅上门就送一面捐款10万元的锦旗,花小钱办大事。她还能把锦旗送到楼盘的开盘仪式上,先把高帽子给人戴上再要钱。这些情节呈现的效果充满了喜感,观众在被逗笑的同时,也会为张桂梅感到心酸,佩服她为了办学校豁得出去,有狠劲也有聪明劲儿。

虽然张桂梅饱受疾病折磨,身躯不再挺拔,可是她的精神始终昂扬。除了她心中的坚持和信仰之外,她的身边聚集了一群与她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伙伴。从出场开始就和她相伴的女记者方琼,从儿童之家运营到华坪女高成立,她们一起走过无数风雨,她们虽有抱怨,但从来未在困难面前退缩过,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始终戮力同心。

3. 最为重要的是,《山花烂漫时》是一部女性成长的电视剧。从中,我们看到了女性成长的真实性、坚韧性,由自发到自觉,不断走向新的成长阶段。这种由品质汇聚成不可阻挡的精神感召力,是一种“她力量”,是由华坪女高、张桂梅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群体和编剧、导演、演员共同锻造的,也是集体奉献给

个时代的最好礼物,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

2022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豆瓣评分9.3)也是以真实人物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出生于1989年的黄文秀,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到国家电网工作的机会,考取选调生回到家乡广西,就职于百色市委宣传部。2019年,黄文秀担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前线战场的带头人,带领百坭村脱贫攻坚。次年百色发生山洪,黄文秀在返村查看途中遇难。2020年,黄文秀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该剧没有将黄文秀塑造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完人,而是将现实主义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与人生百态。

《山海情》里所说的“西海固地区”,“西”就是西吉。这片地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定性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这部口碑爆棚的电视连续剧,“说清楚了中国占大数的农村土地上的基层组织是怎么运作的,说清楚了扶贫工作是按照什么思路来开展的,说清楚了扶贫工作面临的都有哪些具体的困难,说清楚了基层干部处理这些问题又有哪些方式方法,说清楚了这些方式方法又会产生哪些新问题……”也就是说,作品依然是以观照与揭示现实的困境为依托的,而非依赖口号式的“豪情”。

2008年8月,张桂梅筹建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高中。建校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为留住学生,张桂梅走过约11万公里的家访路,共接收近2000名农村女孩入学。建校11年,华坪女高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从教多年,张桂梅对于大山女孩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知。她看到了被迫需要为父亲和弟弟出嫁的女孩,看到了不得不为3万元“把自己卖了”的女孩,看到了女孩们“辍学、早婚、早育”的一生,看到了重男轻女观念裹挟下男女迥异的人生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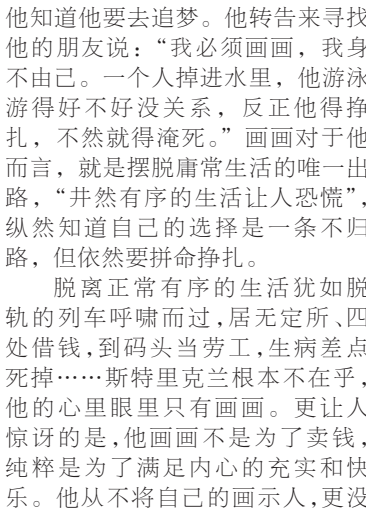
与无知和偏见作战,她试图唤醒每一个沉睡的女孩,教会她们把握自己的人生。即使山里有家千户万户紧锁的门,也“有一个我踹一个”。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在华坪女高的誓词中,高山是独立的人格,每个女孩生来就是高山,都有着坚定且独立的人格,都应该看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华坪女高的学生,都勇于对辍学说不,对早婚说不,对重男轻女说不。现实中,华坪女高的孩子们,以她们出色的表现,打破了当时当地普遍的“女不如男”的奇谈怪论。

这是“感动中国”对张桂梅的评语:“烂漫的山花中,我们发现你。自然击你于风雪,你报之以歌唱。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人间以芬芳。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一提,“女人心眼小,憎恨无法掌握的抽象事物,她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对理想心怀嫉妒,她们试图把男人的灵魂困在方寸之间;而男人的灵魂游离于宇宙中最广阔、最深邃的区域……”对于天才而言,美丽善良单纯勤劳的爱塔才是他想要的女人,从不索取,只是无条件地爱和付出。百年前,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完全依附男人而生,她们都是天才生命中的过客,为了陪衬天才而存在。百年后,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她们奋力拼搏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与男人同工同酬,爱情不再是女性的全部,女人的灵魂也在走向更深邃、广袤的空间,这可能是毛姆所预料不到的。

1919年,45岁的毛姆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此时高更已经离世16年之所以伟大,因为伟大根本无惧困难,更不畏死亡。这是精神的超越,理想的奉献,人生巅峰的愉悦感已经在创作过程中产生,死亡也无法阻止星星永恒的闪耀。

毛姆对人性虽有犀利的刻画,但对女性的见解却失之偏颇。小说中塑造了三位女性,斯特里克兰的妻子艾米米本来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突如其来家庭变故让她措手不及。她迅速擦干眼泪,开始调整家中布局,安排各项事务,并自食其力开创了打字事业,养活自己和孩子。即便如此,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自己活得精彩远不如嫁得好,她们更看重出身、社会地位。她宁愿接受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私奔,也无法接受丈夫去追逐梦想的事实,这让她认为自己完全被抛弃了。斯特里克兰的情人布兰奇为了爱他背叛丈夫,最终选择了自杀——在冷血的天才心中,情人的死根本不值得



《月亮与六便士》

梵高、莫奈、毕加索、塞尚……他们照亮了整个20世纪初的夜空。天才的画到底有多么惊世骇俗?全书做了非常长的铺垫,刻画人物的离经叛道,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脱轨的家庭生活,直至尾声才让读者窥见其真面目:“那幅画采用了大胆的简化画法,展现出丰富和非凡的性格……那幅画的完整性让你可以体会到身体的重量,画中还蕴含着一种灵性,叫人不安,可又是那么新颖……”丰富、非